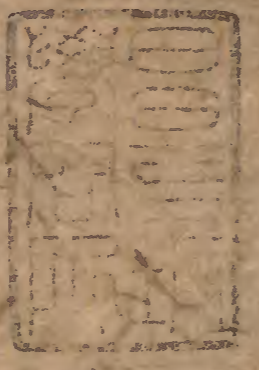


春秋左傳屬國事

丙

五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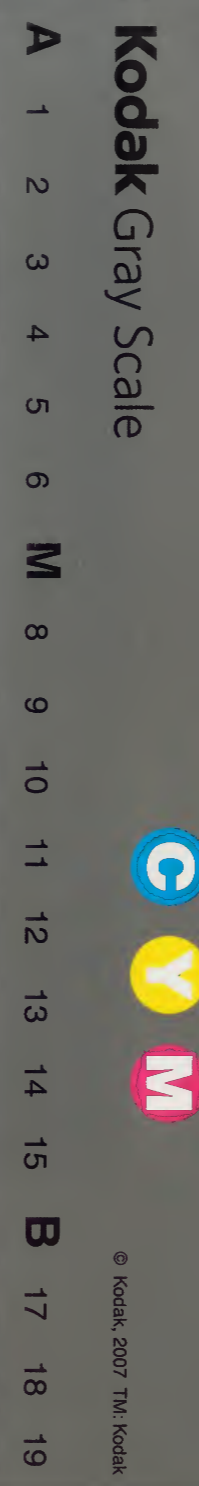
|     |   |   |   |   |
|-----|---|---|---|---|
| 漢書門 |   |   |   |   |
| 一   | 二 | 三 | 八 | 類 |
| 冊   | 架 | 函 | 號 |   |

|      |   |   |
|------|---|---|
| 內閣文庫 |   |   |
| 二    | 八 | 漢 |
| 七    | 三 | 書 |
| 四    | 五 |   |
| 函    | 八 |   |
| 二    | 一 |   |
| 架    | 冊 | 類 |

|      |     |       |
|------|-----|-------|
| 內閣文庫 |     |       |
| 番號   | 漢   | 8358  |
| 冊數   | 10  | ( 3 ) |
| 函號   | 274 | 156   |

五

共千六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五

淺草文庫

吳郡後學傅遜纂

纂并錄

伯

晉平公楚康王爭伯

襄公十四年冬會于戚。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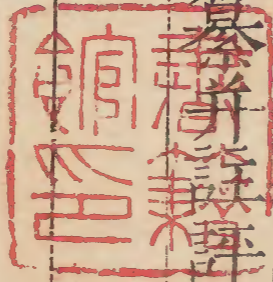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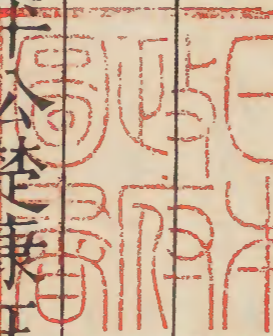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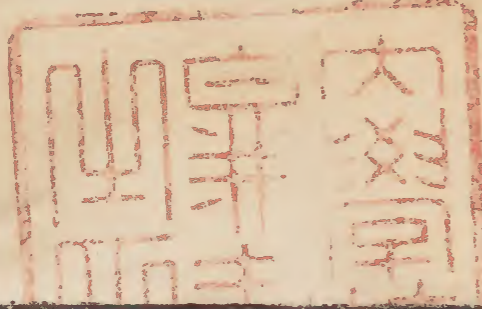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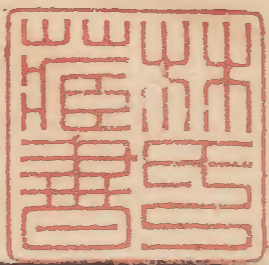
歸。齊人始貳。析羽為旌。王者遊車之所建。齊私有之。因謂之羽毛。宣子借觀而匿之。遂貳。

十五年夏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於是乎城成郭。成魯

孟氏邑。今山東寧陽縣有成城。當齊衝。故城其郭以備之。

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羊舌肸為傅。張君臣

為中軍司馬。祁奚韓襄欒盈士鞅為公族大夫。虞丘



書為乘馬御改服脩官。烝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湨梁，命歸侵田。晉侯與諸侯宴于温，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許男請遷于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鄭子蟜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穆叔從公，齊子帥師會晉荀偃。書曰：會鄭伯為夷故也。夏六月，次于棫林。庚寅，伐許。次于函氏。晉荀偃、欒黶帥師伐楚，以報宋揚梁之役。楚公子格帥師及晉

師戰于湛阪，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復伐許

而還。平公悼公子名彪，肸叔向名君臣，張老子代其父，祁奚前中軍尉，韓襄無忌子，盈黶之子，鞅，句

之子，虞丘書代程鄭，既葬改喪服，脩官職，曲沃武公始封邑，祖廟在焉，烝冬祭，順流曰下，湨水名，梁，隈也，爾雅：梁，莫大於湨，梁在今河南濟源縣境，諸侯相

侵之田，皆命各歸之，餘詳見魯與邾莒之怨。時葬悼公已大速，又即吉烝，皆非禮。必類，必使從其義

類，高厚，齊大夫，齊有二心，故不類。齊，大國，小國必有從者，故盟之，果逃，許叛楚，故請遷，既不可，故以師討

之，鄭與許有夙怨，故獨君行，則君臣分別於鄭伯，宜有以尊異之，而其時唯以伯國為重，鄭伯乃夷諸大

夫，故齊子本會荀偃，而經特以會鄭伯為文，序於伯臣之上，不使夷之於大夫，諸侯師次于許，晉師獨進

伐楚，敗其師，侵其境，湛水，阪，陂也，水源出河南汝州馬泡泉，經葉縣入汝水，穆叔名豹，齊子名

叔老，棫林，函氏，皆許地，揚梁，役見上卷。秋，齊侯圍

成，孟孺子速徼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速

遂塞海陘而還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閒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雁之卒章宣子曰句在此敢使魯無鳩乎齊既逃盟復圍成孟孺子獻子之子名速海陘魯隘道言齊故欲晉救也禘王祭晉僭之民未息以新伐許楚也庶幾望之也獻子偃謚圻父詩小雅周司馬掌封畿之兵甲故謂之圻父詩人責圻父為王爪牙不脩其職使百姓困苦無所止居宣子句謚鴻雁詩小雅卒章曰鴻雁于飛哀鳴嗷嗷唯此哲人謂我劬勞言魯憂困嗷嗷然如鴻雁之失所

鳩集也

十七年春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印卑宋也莊朝宋微者印陳大夫

夫卑宋故不設備 ○齊人以其未得志於我故秋齊侯伐我

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師自陽關逆臧孫至于

旅松鄆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

復齊師去之齊人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

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

臣禮於士以杙扶其傷而死冬邾人伐我南鄙為齊

故也桃魯邑今山東泗水縣有桃城齊既圍之復使圍紇防紇食邑魯遣師逆紇畏齊不敢至叔

梁紇與臧孫之昆弟疇賈先在防故夜送紇於師復還守防齊失紇去唯獲紇之族名堅者愛其勇故使

衛唁。欲生之。堅以衛奄人使唁為辱已而自殺。陽關旅松皆近防地。枋。檠也。齊三伐魯不勝。故邾助之。晉楚爭衡。而秦齊時屈。疆其間為晉伯梗。秦在西隅。晉蔽之。害不及諸國。齊居山東。一與晉異。即及魯衛而邾莒助之。為魯害也。尤。十句。乃以微物啓二。罪可勝道哉。

十八年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臯。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王二轂。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

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沉王而濟。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溴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

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曰。止。將為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顧曰。為私誓。州綽曰。有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坐于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曾衛請攻險。己卯。荀偃士句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樂盈以下軍克

邽。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孟莊子斬其楛。以為公琴。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閭。左驂迫還於門中。以枚數闔。齊侯駕將走郵棠。太子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略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太子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

陽。晉邑。臯。巫名。今山西清源縣南有梗。陽城。穆子見巫之所。夢中見巫。巫又與同夢。知其必死。故迎其

獻子將為魯伐齊。前弒厲公。故夢與訟。梗

意勸之致死伐齊因濟河而南雙王曰穀環齊侯名  
民神之主謂數伐魯殘民禮諸侯視四岳不得稱臣  
此更稱魯臣蓋非禮以曲媚神耳魯重也前盟梁  
云同討不庭故此伐齊為尋其言平陰齊邑今山  
東平陰縣其城有防門齊作塹於此拒晉橫廣一里  
衛謂非險不足守析文子齊大夫字子家宣子既譎  
言於析以恐齊而又多為疑兵以示眾斥開也開其  
險以疏建旌旗又為以衣服為人形建旆以先驅曳  
柴揚塵齊侯遂潛師以遁其營空鳥得之而樂馬以  
班別而鳴鳥亦止城上諸師既入其城復乘勝追之  
隧路之深隘者二子以衛奄人殿師為辱國代之衛  
恨二子故以馬塞其道使晉得之今山東長清縣  
有隔馬山因此以名脰頸也取衷復射兩矢之中有  
如口言必不殺明如日具丙右之名衿甲面縛蓋縛  
手於後唯見甲之衿與其面也晉欲長驅深入魯衛  
恐腹背受敵請攻險克而後進京茲在平陰東南郭  
今山東濟陰縣有郭城廬山東長清縣有廬城皆齊  
邑秦周魯大夫趙武及之共伐荻荻同木也雍門  
齊城門殺犬示閒暇衛亦木也劉難士弱晉大夫揚  
門東閭皆齊城門枚馬過關門扇數其枚示無恐郵

棠齊邑太子名光勇畧已見於此郭榮齊大夫維水  
源出山東莒州箕屋山達密州沂水有二一出尼山  
西流入泗一出沂水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  
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揚  
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  
不從禮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  
為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  
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  
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  
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  
于汾於是子矯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

春秋左傳卷之五 齊人伐魯 齊人伐魯 齊人伐魯



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於旃然。為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膏靡獻于雍梁。右回梅山。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涉于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子孔君不在國。召楚兵為亂。子庚楚令尹。名午。揚豚。邑尹。各宜死。不從禮。謂生隳先業。則死當降禮。利社稷。謂審敵而保境安民。不幸一時之功也。汾。今河南襄城縣境。有汾丘城。二子展。西完城郭內保守。魚陵。魚

齒山也。在今河南汝州東南。城上棘者。將涉潁。故於水邊。權築小城。以備進退。旃然。水。舊出滎入汴。膏靡。獻于雍梁。皆鄭地。梅山。在今河南鄭州西南。再宿曰信。魚齒山下有澧水。故云涉。師曠欲審晉楚之強弱。故歌南比風。南風微。故云不競。歌者。吹音律以味八風。歲在豕常。月又建亥。故曰多在西北。叔向意在正君。故歸之德。

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荀偃瘳疽。生瘍於頭。濟河及著雍。病。目出。大夫先歸者皆反。士匄請見。弗內。請後。曰。鄭甥可。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宣子盟而撫之。

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曰：其為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宣子出曰：吾淺之為丈夫也。晉欒魴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賦黍苗。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六月，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為銘？且夫大伐

小，取其所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

柯舊屬山東濟南府。今闕。餘詳見魯與邾莒之怨。六卿伐齊還，魯公享而賜之。如鞏戰還之賜，唯無先路。偃為中軍元帥，故特賄之。五匹為束，四馬為乘。壽夢，吳子乘也。獻鼎於魯，遂因以為名。古之獻物，必有以先。今以璧馬光鼎，瘳疽惡瘡，瘡在頭曰瘍，著雍，晉地。句次當代偃，故問後。鄭甥荀吳，其母鄭女。視目開不可含，口噤，大夫稱主，懷子名盈，淺以私度之。伐齊以嗣事也。拜謝討齊黍苗，詩小雅美召伯勞來諸侯。如陰雨之長禾苗，喻晉君憂勞魯。如召伯，六月詩。小雅吉甫佐天子征伐之詩。以晉侯比吉甫，出征以匡王國。林鐘律名，鑄鐘聲應之。因以名。命也。命以德志於銘，言其得時。計其有功，伐勞也。德功，謂鐘鼎宗廟之常器。

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莊公

即位。晉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

莊公太子光餘見齊

崔慶之亂穀今山東阿縣禮不伐喪冬十一月城西郭懼齊也。齊及

晉平盟于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

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胖敢不承命。穆叔歸曰。齊猶

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

魯小勝大懼而城郭大

與晉會以觀其勢。柯北直隸內黃縣有柯城。載馳詩

小雅四章曰。控於大邦。誰因誰極。取其欲引大國以

自救助。向度齊未靖。故許救。魯因二十年夏盟于澶淵。齊成故也。

今北直隸開州有澶淵城○秋蔡

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

出奔楚。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偏。想諸楚曰。與蔡

司馬同謀。楚人以為討。公子黃出奔楚。初蔡文侯欲

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

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

利。蔡不能而死。書曰。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言不與民

同欲也。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罪也。公子黃將

出奔。呼於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

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

蔡父事楚。燮欲背之。而事

卿。畏黃侵奪其政。先君文侯父莊侯無常。徵發無准

○燮欲棄夷從夏。正也。遭國亂而被殺。乃以違眾罪

之。非○齊子初聘于齊。禮也。齊魯以怨絕好。今始

二十一年春。公如晉拜師。

齊

二十二年夏。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釁于楚。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群臣。隨于執事。以會

歲終。貳于楚者。子侯石孟歸而討之。淇梁之明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嘗酎。與執燔焉。閒二年。閒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閒。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為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為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

產名。子蟜。名蠶。觀釁。實朝。楚而飾詞也。臭味。同姓。故差池。不齊也。土實。土地所有。宗器。宗廟之器。齊盟。同盟。會歲終。朝正也。石孟。即石奚。夏。子西名。嘗。秋祭。酎。三重。醇酒。嘗而以酌薦祖考。曰嘗酎。當嘗酎時。鄭伯

春秋左傳屬事 卷之五 九 晉僑

適往。因助祭而執膳。靖東夏為齊平而盟。澶淵鄭先往以聽會期。荐仍也。口實據其不及以為所責之詞。翦削也。仇讐背晉為仇敵也。傳言子產有詞能免大國之討。

二十三年春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于楚楚人召

之使慶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

陳人城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

慶寅楚人納公子黃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故

書曰惟命不予常黃前奔楚今因陳侯往朝愬其誣楚為之召二慶二慶畏誅使其族

名樂者往楚殺之慶乃以國叛治城以距君殺其役人之以板墜地者故衆役怨相與殺二慶黃歸陳書

康誥言有義則存無義則亡○秋齊侯伐衛自衛將遂伐晉取

朝歌以報平陰之役朝歌晉邑今北直隸濬縣有朝歌城晉有樂氏之變故齊乘

之以報前憾詳見齊崔慶之亂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禮

也雍榆晉邑北直隸濬縣有雍榆城救盟主故曰禮

二十四年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

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為晉

國四隣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

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

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

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没没也將焉用

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

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旨君子邦家之

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是行也。鄭伯朝晉，為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寡君是以請罪焉。敢不稽首。晉令諸侯朝聘之幣重於昔，子產以宣子能受言，故以書責之，沒沒沉溺之意，與所以行也。詩小雅言君子以令德而為邦家之基，又詩大雅言武王為天所臨，無貳心，以有令名也。恕思以恕為思也。恕施則人咸懷而名令德由之，行是名以載德而原於恕，浚取之深也。與恕戾矣。焚猶滅也。介因也。大國楚也。請罪請問陳我何罪將代國故稽首。○夏，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

楚子。楚子使薳啓彊如齊聘，且請期。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薳啓彊如楚辭，且乞師。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于鄭。鄭人卜宛射犬吉。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大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柏，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已皆乘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近不告而馳之，皆取冑于橐而冑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弗待而出，皆超乘抽弓。

而射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胡再不謀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

亟也楚子自棘澤還使遠啓疆帥師送陳無宇期會

辭有晉師未及會詳見齊崔慶之亂夷儀時屬衛晉會諸侯伐齊阻水故迴師救鄭棘澤鄭地張幣輔際

晉大夫致師挑戰欲得鄭人自御知其地利射犬鄭公孫不可與欲使卑下之對言上下有常分豈以國

大小而有異部婁小阜松柏大樹喻小難以容大坐外後食皆輕之也廣車兵車乘車安車及而從乘踞

轉鼓琴皆示暇也轉舊說衣裝恐非愚謂軫字之訛軾車前後兩端橫木所以收斂所載詩云戎車伐收

犬恨輕已故近敵逕馳弗待先出二子言同乘義親何兩不相謀犬為之釋詞亟性急不受屈也楚既為

齊伐鄭復使送其使臣其交固也○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

奔楚○齊人城郊郊齊城也是時穀雒鬪毀王城之

二十五年夏崔杼弑其君崔杼齊臣君莊公光晉

侯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

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

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

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使叔向告於諸侯公

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

君聞命矣前取晉朝歌故伐以報之齊人歸曲莊公

器鐘磬之屬六正六卿五吏文職三十帥武職百官正長群有司也師旅小將帥以內外大小而差等之

皆致賂○平公受賂不討齊罪失德甚矣楚欲爭長獨不能顯義以正其失而操主盟之柄乎○初

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并堙木刊鄭人怨之六

春秋左傳卷之五

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  
 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曰將  
 巡城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  
 辭曰不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  
 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  
 器陳侯免擁社使其眾男女別而繫以待於朝子展  
 執繫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入數俘而出  
 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前年楚  
東門陳蔡許皆從而陳獨肆暴鄭報之襲入其國遂  
墜堙塞刊除也巡城不欲載公托之以辭賈獲陳大  
夫不祥以男女無別御止也免喪服擁社抱社王繫  
自係待命執繫稽首獻飲皆以脩臣禮子美子產別

字數俘數其所獲之俘明無他競掠祓除也節 ○秋

七月己巳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今山東東昌府有重丘城 ○八

月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  
 昔虞闕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  
 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  
 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  
 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  
 人殺之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  
 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  
 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





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并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耻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御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

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捷。入陳俘獲也。

子產故以發晉詰。而舉典以對。使不能屈。闕父。舜後為武王陶正。舜大聖。故稱神明。聖必神靈也。庸用也。元女。武王之長女。胡公。闕父之子。滿。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并二王後。謂之三恪。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曰恪。出。蔡之甥。桓公之子。厲公也。五父。名佗。桓公弟。殺太子免。鄭莊因立之。為蔡所殺。復與蔡同奉事厲公。與厲公子莊。公宣公。夏氏之亂。靈公之子。成公奔晉。自晉因鄭而入。不可億逞。言周鄭素施德於陳。而今逞肆如此。不可億度。耻大姬。謂上辱大姬之靈。衷。中也。辟。法也。方千里曰圻。方百里曰甸。衰。差降。謂七十里。五十里。武莊。鄭二公。平桓。服之。故更伐以結成也。志。古書。足。猶成也。

二十六年夏楚子秦人侵吳。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麋。印董父與皇頡戍城麋。楚人囚之。以獻于秦。鄭人取貨于印氏以請之。子大叔為令正。以為請。子產曰。不獲受楚之功。而取貨于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弗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城麋。鄭邑。餘見楚平王得國。印董。皇頡。皆鄭大夫。請贖之歸也。令正。詞令之正。子產以大叔之辭。使秦。嫌有貪名。傷國體。故不獲。必為歸。功於秦之辭。使秦可以施德於鄭耳。○秋。鄭伯歸自晉。使子西如晉聘。辭曰。寡君來煩執事。懼不免於戾。使夏謝不敏。君子曰。善事大國。言自懼失敬而得罪。子西名夏。鄭之事。

晉也。過於恭。國將不勝矣。而又何善之有。○齊人城邾之歲。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襲衛羊角。取之。遂襲我高魚。有大雨。自其實入。介于其庫。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又取邑于宋。於是范宣子卒。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為政。乃卒治之。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為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而貪之。是無以為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城邾。前見。烏餘。齊大夫。廩丘。齊邑。今山東范縣有廩丘城。又有羊角城。舊有高魚城。衛魯邑。實。水實。乘雨不閉而入。入庫而介其甲。討類。見討之類。胥梁帶。晉大夫。有權謀。故能不用師。

二十七年春。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效烏餘之封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諸喪邑。齊魯衛宋。周密也。恐烏餘知而有備。乃詐使之受封。而出。四國若致邑以封之者。遂執之。獲其徒衆。而各歸其邑。傳言趙文子賢。故平公雖失政。而諸侯猶睦。

晉楚為成。

襄公二十五年秋。趙文子為政。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趙武繼范宣子幣。奉晉者。

禮晉禮之。  
令尹屈建

二十六年秋。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釁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涉於樂氏。門於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汜而歸。而後葬許靈公。前晉以諸師伐許。鄭獨以君行。故許必報之。因卒于楚。故楚必為之伐。鄭子產知其情。故使之得氣去。昧猶貪冒。釁動也。嗇貪也。言欲與楚戰者皆

春秋左傳卷之五

釁勇貪名之人。非能為國家忠慮。南里。鄭邑。樂氏。津名。師之梁。鄭城門。楚於汜城下。涉汝水南歸。如許志葬而

二十七年夏。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于宋。五月甲辰。

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駟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



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也。趙孟及子皙盟。以齊言。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爲軍。晉楚各處其偏。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弃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弃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

何以及三。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旣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主。未有先。

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為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宜

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盈遂如楚涖盟。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

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左師曰：「我将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謂乎？楚遠罷如晉，涖盟，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叔向曰：『遠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  
晉楚爭伯，諸侯苦兵。向戌素有賢稱，兼善二國之相，故欲使交驩。弭天下之兵，為名高。時雖知其不可，而以其事美，咸從之。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合卿宴享之禮。周禮：司馬掌會同之事。時趙武叔向向戌皆賢大夫，又以弭兵為事，故會時文辭多美。舉謂記錄之，既而諸國大夫以次皆至，盈後武至而言從者。武命盈追已，故後遣如楚。成言成盟載之言兩相然可交相見，使諸侯從晉從楚者更相朝見，不

能。不能服而使之，駟傳也。齊言預要齊其詞，至盟時不得復爭訟也。以藩示不相忌。伯夙，晉大夫，氛氣也。楚有襲晉之氣，故懼有難。晉營在宋之北，偏以東為左。有難，可左迴入宋東門，衷甲。甲在衣中，欲因會襲晉。太宰州犁也。志言信三者具而身可安。信亡則三者俱廢。故不及三年，單獨也。言獨自取死，不病不能為人病也。因宋守病，因宋為弭兵，而恃之以坐致此病，則宋宜為之致死。宋地，主，力可倍楚，且楚之不義，聞於諸侯，皆背楚而固事晉，故為我用。庸用也。季孫以兩事晉楚，則貢賦重，故欲比小國，恐叔孫不從。假公命以喻私，屬於人也。爭先，爭先軟也。狎，更也。只語辭尸主也。小國主辦具。叔孫權君命以存國體，誠得出疆之義，而乃以違命為罪，必不然矣。且季孫矯命以令，獨無罪乎？其不書族，或以惡與楚盟，而槩與諸國之大夫不序，以示貶。趙孟偷而懼楚，其為之下。夫子豈以信與之，特以正其序耳。宋公以在其國，兼享二國之相，容一座所尊，前盟諸大夫不敢敵。宋公故公謙而重盟，蒙門宋城門。士會賢，聞諸侯故子木問之，無愧辭。謂祝陳馨香，德足副之。欲神人神享其祭，人懷其德。五君文襄靈成景也。涖盟，重結晉

楚之好。餘見子產相國。戊欲宋公稱功加厚賞。謙言免死。六十。六十并示。示以賞書。五材。金木水火土。兵金也。居其一。削削其所示也。前詩。鄭風。喜子罕名。善其不阿。後詩。周頌。恤憂。收。取也。善成。改過。詩文。假以溢我。何為假。聲之轉。溢為恤。字之訛。遂罷。字子蕩。泣盟。報荀盈。詩。大雅。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以美晉侯。比之太平君子。敏則周於事而能養民。政必歸之。

二十八年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

白狄朝于晉。宋之盟故也。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

盟。何為于晉。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小事大。未獲

事焉。從之如志。禮也。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丘之盟。

未可忘也。子其勸行。宋盟云交相見。故陳蔡胡沈屬楚者皆朝。晉齊不與盟。以前釋

秦齊也。故慶封為疑。北燕未通中國。不屬晉楚。而亦同朝。或有慕也。先從事。後薦賄。以事大於時也。未獲

其事。先從其志。蓋欲齊朝者。晉之志也。秋。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

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日其過此也。君使子

展廷勞於東門之外。而傲。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

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為己心。將

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僑聞

之。如是者。恒有子禍。不免。不免於禍。廷。往也。淫。孟孝不父。通於太子班之妻也。

伯如晉。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蔡侯之如晉也。鄭

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

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駟奔問諸晉。而

以告。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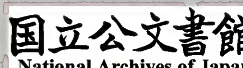


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于下執事。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悼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脩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三三之願。三三曰。迷復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棄其本。復歸無所。是謂迷復。能無凶乎。君其往也。

送葬而歸。以快楚心。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弃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爲壇。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爲壇。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爲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菑患。賞其德刑。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德。小適大有五惡。

說其罪戾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共其職貢從其時命  
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  
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  
鄭伯獨不朝而游吉往吉字太叔楚以違宋盟拒之  
駟乘車也問晉問鄭伯應朝否不易凶荒也故不能  
備朝禮復震下坤上上六變而為頤迷復凶復上六  
爻辭上處極位迷而復反失道已遠遠而無應故凶  
復其願欲得鄭朝以復其願也棄其本不脩德也是  
失道已遠又無所歸故知必死往當送其葬失道遠  
者復之亦難故將十年楚不能為難故休吾民旅客  
處也歲星弃星紀之次客在玄枵歲星所在其國有  
福失次于北禍衝在南南為朱鳥鳥尾曰帑鶉火鶉  
尾周楚之分故周王楚子受其咎○宋盟使晉楚之  
從交相見故陳蔡胡沈先朝晉鄭朝楚亦盟誓之言  
而大叔云爾者以楚王死傳故為之兆耳亦所謂誣  
也○至敵國郊必除地封土為壇子產不為故外僕  
之掌次舍者以為疑說解說也時命朝會之命無昭

禍言告子孫當自強立國無如先世微弱聽命於人  
以禍自昭○子產之言有激而云爾古今以才傑而  
困於弱小者豈 ○十一月癸巳天王崩終禪 ○十二  
月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及漢  
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為豈為一  
人行也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饑寒之  
不恤誰遑其後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  
之矣子服子始學者也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公遂  
行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為非為楚也饑寒之不恤誰  
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為之備宋公遂反  
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也楚都漢水西南  
至漢聞王卒昭



伯名帶專足專任始學未識遠也成伯駕駭字魯臣以遠慮辱君趙孟以同盟過禮皆卑之乎為識矣

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楚人

使公親禭公患之穆叔曰祓殯而禭則布幣也乃使

巫以桃茷先祓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歲首公當朝正于廟今守

臣於朔日告廟云公在楚故云釋諸侯薨鄰國有遣使賜禭之禮今楚使公親禭盖比之于使臣故先使

巫祓除殯之凶邪而行禭禮與朝而布幣無異茷也桃茷二物皆能除凶禮君臨臣喪乃祓殯故楚悔

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

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五月葬靈王鄭上

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子展曰與其

莫往弱不猶愈乎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東西南

北誰敢寧處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王事無曠何常

之有遂使印段如周靈王周王也弱年少官卑詩小雅言王事不可不堅固故不暇

跪處傳言周衰早於晉楚

三十年夏四月蔡景侯為太子般娶于楚通焉太子

弑景侯如子產言

三十一年公薨之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

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

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無

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

高其閭閻厚其墻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

春秋左傳卷之五

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句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殿繕脩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巧人以時填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

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厲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脩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羸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

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鄭子皮使印段如楚，以適晉告禮也。時晉政已偷，待諸侯之賓，多不以禮。而自崇侈恣於遊觀，故子產毀垣以致詰，而發其辭。且以趙孟賢而近弱，可以理屈也。公襄公，其門也。繕治完備，葺覆也。句文伯名，時事。朝會薦進，陳列也。易治也。巧人塗者，填塗也。庭燎，設火于庭，巡宮行夜也。所處也。代，代其役也。巾車，主車之官，以脂塗其轄，瞻敬也。事，職也。展，閱也。各閱其物之可用與否，以備賓需。賓得速去，故不留而事集。巡，巡其當否。無寧，寧也。言見遇如此。寧復有蓄害耶。銅鞮，今山西沁州。有銅鞮城。晉築離宮於其地。天厲，天之厲氣。為患者不戒，不為戒備。信，信如其言。羸，受也。詩，大雅。言辭輯睦，則民協同。辭說繹，則民安定。莫，猶定也。謂

子產知辭之益，故善其辭。亦以如晉告楚事兩伯之禮。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

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文子，北宮佗。

昭公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遂會于虢，尋宋之盟也。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于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況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于晉，晉之耻也。子相晉國，以為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耻。午也是懼。吾子

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于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穰，是菘。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能為人則者，不為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聘鄭詳見子產相國號鄭邑故東號公地得志謂先軟詐謂衷甲。駕陵也。武相晉會夷儀會宋兩會澶淵會號齊侯白狄朝晉與秦成城杞之淳于以遷杞。讎詐僭侵越也。耘草為穰。壅苗為菘。言力農如此。終逢歲喻君子為善終獲福也。詩大雅。賊害也。楚恐晉先軟故以舊

書加于牲上不復軟也餘見楚平王得國

李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于會

楚告于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焉。弗與。趙孟聞之，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避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群吏，處不辟汚，出不逃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汚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又賞其賢，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疆場之邑，一彼一此，何

常之有。王伯之令也。引其封疆而樹之官。舉之表旗而著之制令。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姓邳。周有徐奄。自無令王。諸侯逐進。狎主齊盟。其又可壹乎。恤大舍小。足以為盟主。又焉用之。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辯焉。吳濮有釁。楚之執事。豈其顧盟。莒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莒魯爭鄆。為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去煩宥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時尋弭兵之盟。而魯伐莒。取邑。豹在會。故欲戮之。請帶。欲求貨而假為辭也。詳見魯與邾莒之怨。執事謂豹也。汚穢辱也。靖安靖也。安靖其能。則眾付從。表旗

表識以別其封界。制令不得相侵。三苗饗饗放三危者。觀扈。夏二叛國。山東觀城縣有觀國。陝西鄠縣有扈國。姓邳。商二叛國。邳南直隸邳州。徐詩稱徐方。宣王征之。奄書序云。成王踐奄。二國皆屬魯。大篡弑滅亡。小封疆之事。焉用。魯不用治也。吳在東。夏四月。趙僕在南。皆楚仇。亢禦也。餘見楚靈王之亂。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無享之。子皮戒趙孟禮終。趙孟賦瓠葉。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及享。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趙孟辭私於子產曰。武請於冢宰矣。乃用一獻。趙孟為客。禮終。乃宴。穆叔賦鵲巢。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芣。曰。小國為繫。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子皮賦野



有死麇之卒章。趙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危  
 也可使無吠。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舉兕爵曰：小  
 國賴子，知免於戾矣。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此矣。  
趙孟與豹自宋盟還過鄭。戒戒享期也。瓠葉詩。小雅。受所戒禮而賦此。義取古人不以微薄廢禮。雖瓠葉免首必與賓客共之。穆叔悟其旨。而知其欲一獻。聘禮。饗餼五牢。故御當五獻。趙孟以非聘鄭。故辭而又私言已賦瓠葉於子皮。既以一獻成享禮。乃折俎以宴。鵠巢詩。召南。言鵠有巢而鳩居之。穆叔以喻晉侯有國。趙孟治之。武不敢當。采繁詩。亦召南。取繁菜薄物。可以薦公侯。又欲趙孟秉前儉德。以臨諸侯。故既賦之。而復云小國如繁。大國惜而省用之。何所不從命。死麇亦召南。卒章曰。舒而脫脫兮。無感我悅兮。無使厯也。吠。子皮惡楚圍。以厯比之。欲趙孟安徐。馴擾之。勿使其陵暴諸侯。常棣詩。小雅。取其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言兄弟之國內自親協。則圍不能為害。三國皆兄弟。故拜兕爵以罰不敬。言小國蒙趙孟德。比以禦圍。自知必免此罰。時諸國皆賢大夫。又皆欣戴趙孟。故樂甚。而曰不復此。已有亡徵焉。天王使

劉定公勞趙孟于賴。館於雒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弃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十二月。晉既烝。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甲辰朔。



烝于温。庚戌卒。鄭伯如晉吊。及雍。乃復。

道由周。故景王使勞之。定

公名夏。賴。雒。皆水。泗。水。曲。在。今河南鞏縣。劉子觀河。雒而思禹功。弁冕冠也。端委。禮衣。勸趙孟使纂禹績。趙自言苟免目前。不復能念遠。劉言其自比賤人。而無卹民之心。民為神主。不卹民。神人皆弃。當此年而卒。孟子餘。趙衰字。武。曾祖。廟在南陽温縣。將會祭之。晉既烝。乃烝其家廟。先公後私也。既卒。鄭伯將吊之。不果而反。傳言大。○荆楚僭稱王。號于周。窮經者夫強。諸侯畏而吊之。皆以大義黜而夷之。諒聖人之意。當亦爾矣。然是時之稱為伯者。則唯以其勢強。橫甚。能制而屈之者為雄。以懾諸侯而威之。使已服耳。於大義初無計也。故少不競而懷安。斯有弭兵合。成之說焉。然晉齊鄭國多謀臣。相爭者幾二百年。卒無一言及此。豈其見有不逮耶。抑以為虛名不足較。徒重其怒耶。使有慮弘志正之士。倡而陳之。不知荆楚當何辭焉。而惜其寥寥乎未之聞也。噫。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五 終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六

吳郡後學傅遜纂并註評

伯

楚靈王之亂

昭公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遂會于虢。令尹

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趙孟賦小宛之二章。事畢。趙

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為王矣。何如。對曰。王弱。令尹

彊。其可哉。雖可不終。趙孟曰。何故。對曰。彊以克弱。而

安之。彊不義也。不義而彊。其斃必速。詩曰。赫赫宗周。

褒姒滅之。彊不義也。令尹為王。必求諸侯。晉少懦矣。

春秋左傳屬事 卷之六 直齋

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彊取。不義而克。必以為道。道以淫虐。弗可久已。

矣。聘鄭餘見子產相國會競事見上卷令尹圍也大明詩大雅首章言文王明明照於下故能赫赫盛

於上令尹特稱以自光大小宛詩小雅二章取其各敬爾儀天命不又言天命一去不可復還以戒令尹

安之習而安焉也詩小雅褻姒幽王后幽王惑之而行不義遂至滅亡言雖赫赫彊盛不義足以滅之以

為道當爾也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未出竟聞

王有疾而還。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

而弒之。餘見靈王之篡楚靈王即位。遠罷為令尹。遠啓彊為

大宰。鄭游吉如楚。葬邾敖。且聘立君。歸謂子產曰。具

行器矣。楚王汰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

矣。子產曰。不數年。未能也。圍即位。易名熊虔。後謚靈王。邾敖。圍所弒王也。名麋

楚人謂未成君為敖。葬于邾。故謂邾敖。行器。會備也。子產策其先定內而後能事外。故必數年。

三年秋七月。鄭罕虎如晉。且告曰。楚人日徵敝邑

以不朝立王之故。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

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進退罪也。寡君使虎

布之。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脩

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

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猜焉。君實有心。何辱命焉。

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猜疑也。有心。有

不須告也。餘見晉失諸侯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

不須告也。餘見晉失諸侯。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

日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吉日詩小雅宣王田

獵之詩楚王欲與鄭伯共田故賦之楚之雲夢跨江南北書傳云華容枝江江夏安陸皆其地今湖廣

德安府有雲夢縣蓋江北之夢或曰巴丘湖江南之夢岳州青草湖一名巴丘洞與洞庭等湖疑皆其地

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

江南許男與焉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椒舉

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

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使

舉請閒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

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

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

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脩德

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况諸侯乎若適淫

虐楚將弃之吾又誰與爭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

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

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三塗陽

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

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從古

以然是以先王務脩德音以亨神人不聞其務險與

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

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

赤

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平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爲盟主。衛邢無難。敵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脩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昏。晉侯許之。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

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

衛偏於齊而親於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

敢不至。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

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靈王侈心。欲合諸侯而求之。晉止許鄭之君以待。不易言。

難也。以難故。欲得諸侯。謀事補闕。晉無虞。借威寵以

致之。司馬侯。字女叔齊。殆危也。東岳。岱山。在今山

東。泰安州。西岳。華山。在今陝西華陰縣。南岳。衡山。

在。今湖廣衡山縣。北岳。恒山。在今北直隸曲陽

縣。三塗亦山。在今河南嵩縣。一云三險道。一。大行

連。亘陝西山。西河南。一。轅轅。在河南鞏縣。一。嶠。澠。在

河南府。連陝西。太室。中岳。嵩高山。與陽城俱在河南

登封縣。荆山。在湖廣南漳縣。中南。在陝西西安府。冀

北。今宣府。大同。等處。亨。通也。通於幽明。宇。國。四。垂。舉。請。昏。蓋。遣。時。并。命。者。少。安。稍。自。懷。安。多。求。貪。也。如

一。晉。楚。同。也。所。及。楚。威。力。所。及。也。子。夏。諸。侯。如。楚。魯

產。又。因。問。而。以。逞。欲。違。衆。爲。王。戒。

齊。火。左。傳。卷。之。六。六。直。隸。齊。辛。

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鄭伯先待於申。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艷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

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宋太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王使往曰。屬有宗桃之事於武城。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徐子。吳出也。以爲貳焉。故執諸申。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爲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弃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

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復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後。其惡不遠。遠惡而後弃。善亦如之。德遠

而後興。

諸侯皆至。四國不至。如子產言。椒舉欲王慎禮。稱古王公之盛者。以為王法。鈞臺在河南。今河南鈞州景亭。在河南歸德州。武王伐紂。誓師孟津。在河南孟津縣。成王歸自奄。大蒐於岐山之陽。在今陝西岐山縣。鄠宮在陝西鄠縣。東有靈臺。康王於是朝諸侯。穆王會諸侯於塗山。在今鳳陽府懷遠縣。薦聞以所聞者薦之。謙言未行。其禮六儀。宋公爵故獻公禮。薦守以所守薦。鄭伯爵。故獻伯子男會禮。其禮同。所從言之異。規過。規正。會禮之失。二子所獻六禮。舉所未見。無以知其失。而規之。諸侯既會。宋大夫佐方至。適王獵。楚武城必有先君之廟。故田獵以祭。祭用幣。畢。陸之。故云墮幣。侯祭畢而見也。恨其後至。托此以辭。六王二公。即舉所稱者。仍緝皆國。黎夷國也。悞。很也。遠。廣也。廣則被其善惡者眾。故興弃由之。

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太子鄭伯先歸。宋華費遂。鄭大夫從。使屈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麋。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賴子固縛銜璧。士袒輿櫬。從之。造於中軍。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遷賴於鄢。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鬬韋龜與公子弃

之。遷賴於鄢。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鬬韋龜與公子弃

疾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違民其居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冬吳伐楚入棘檠麻以報朱方之役楚沈尹射奔命於夏汭箴尹宜咎城鍾離遂啓疆城巢然丹城州來東國水不可以城彭生罷賴之師既會諸侯復以之伐吳鄭伯久於其臣從師慶封弒君奔吳見齊崔慶之亂朱方吳邑今南直隸丹徒縣慶所封中軍王所將賴小國在今河南息縣馮楚邑無宇言王動如其志至築城外境諸侯無與爭王將縱其心而民不得安居不堪其勞役而禍亂作矣棘在今河南永城縣境舊有棘城檠麻在河南新蔡縣境舊有檠亭皆楚東鄙邑夏汭漢水曲入江即夏口也吳兵在東北楚盛兵東南以絕其後宜咎陳大夫以二慶之亂奔楚然丹鄭子

革以純門之亂奔楚鍾離今南直隸鳳陽府有鍾離城巢今南直隸巢縣有巢城州來今為南直隸壽州三城皆以備吳東國即賴所國也彭生楚大夫罷韋龜之師不為城也  
五年春楚子以屈申為貳於吳乃殺之以屈生為莫敖使與令尹子蕩如晉逆女過鄭鄭伯勞子蕩于汜勞屈生于菟氏晉侯送女于邢丘子產相鄭伯會晉侯于邢丘生屈建子汜菟氏皆鄭地今河南尉氏縣有菟氏城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為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索氏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從而不失儀敬而



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度之以二國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為閹以羊舌肸為司宮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遂啓彊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享頰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殮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邲邲之役楚

無晉備以敗於鄢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讎備之若何誰其重此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麋至求昏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柰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韓襄為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箕襄邢帶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羊舌四族皆彊



家也。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輔韓須楊石。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中行伯魏舒帥之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為韓子禮王欲敖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韓起反鄭伯勞諸圍辭不敢見禮也索氏鄭地今河南滎陽縣境有大小索城大叔恐靈王無道辱晉使故以戒叔向向言有以禦之信無詐二禮有節文無不復事皆可復行不失儀無曲從不失威不妄敬道通其意奉無所失考博考之古以知其變度度今之勢以審其宜閻別足使守門司官加宮刑也靈王果欲以此辱晉

賴啓疆切諫而止朝聘皆以珪為信周禮公執桓圭諸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朝覲於王一等是圭璧兼用而獨言珪者據公侯伯言之也享之類朝聘之禮使執王以授主國之君乃行享禮獻國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也案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圭以馬享后璋以皮餘以繡璜以黼鄭玄云上公享王后言之述職諸侯朝天子巡功天子適諸侯朝聘之禮有設机進爵之時朝禮雖亡而聘禮有其畧也聘義曰質明而始行日幾中而後成禮非疆有力者弗能行也洒清人渴而不飲飲也肉乾人饑而不敢食也是務在行禮不倚几不飲爵也宴飲以貨為好衣服車馬在客所無熟肉為殮陪加也加鼎所以厚殷勤賓至逆勞之於郊去則贈之以貨賄此皆至禮也國家之興以得此道敗以失此道也又言晉楚相爭每以恃勝無備故敗今果何以為備且天下之怨誰復有重於此者須有人以果為之備藥群也薦進也晉為起之下初午等八大夫為肸之下皆極一時之選

襄既為公族而起之子須雖幼已任出使箕襄等五人皆韓族見其族之盛七邑皆成縣賦百乘見其邑之大羊舌四族銅鞮伯華叔向叔魚叔虎亦非弱小石叔向子食我與須同報父仇用其十家九縣之衆應有長轂九百乘其餘居守者尚有四千乘伯華善謀荀魏善兵發其武勇怨毒以報楚必無以當之是失姻好以易仇怨徒使羣臣往與之禽獲耳前韓氏七羊舌氏四言十家舉大數也羊舌四家共二縣故曰言疆家長轂戎車王既自知過又以叔向多智與韓子皆厚禮焉圍河南杞縣有圍城未復命故辭勞

六年夏六月楚公子弃疾如晉報韓子也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弃疾及晉竟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無寧以善人為則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為善民猶則之況國

君乎晉侯說乃逆之

并疾如晉過鄭事見平王得國辟邪也衷正也詩小雅言上教

下效書逸書無寧寧也

○秋九月楚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

豫章而次于乾谿吳人敗其師於房鍾

此豫章在江北非今江南

豫章乾谿楚東境在毫縣境房鍾吳地詳見吳通上國

冬叔弓如楚聘且

弔敗也

七年春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大宰遠啓彊曰臣能得魯侯遠啓彊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奉承以來弗敢失墮而致諸宗祧曰我先君共王引領

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皇，況能懷思君德。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望。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貺。公將往，夢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章華臺本在荊州華

容縣華容已改監利岳州華容亦有章華臺蓋後擬為之宮室始成而祭之曰落欲與諸侯偕以侈誇也。啓疆以前盟蜀事召魯公。衡父質楚故曰照臨質而二國和好故曰鎮撫。曰輯寧致宗祧重其事也。日。往日或無日字疑衍。四王共康邾敖靈也。衡父逃歸楚好遂絕。故曰嘉惠未至。欲使魯君親臨不敢望如蜀以質子問行期以下蓋以楚子將親將伐魯問魯君會師之期而婉言之。魯懼聽命祖祭道神餘見孔子相夏楚子享公于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大屈既而悔之遠啓疆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新臺章華臺鬣鬣也長鬣相以誇魯侯大屈弓名為宴好之賜。備三鄰言齊晉越將伐魯取之傳言靈王無信

八年 陳 哀公有癈疾三月 公子招公子過殺

悼大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夏四月哀公縊九月楚

公子弃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冬十一月滅陳時哀公愛

少子留欲廢大子偃師而立之以屬招與過故二人殺偃師而立留哀公復憂悼而自殺孫吳偃師之子

俱詳見楚滅陳

九年春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厲會楚子于陳二

月庚申楚公子弃疾遷許于夷實城父取州來淮北

之田以益之伍舉授許男田然丹遷城父人於陳以

夷濮西田益之遷方城外許本國于今河南許州成十五年

遷於華葉今河南華縣此又遷之於城父而益之以田城父今南直隸亳縣又遷城父民于陳而益

許兼也傳言靈王使民不安

十一年春景王問於萇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

凶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弑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弗

過此矣楚將有之然壅也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

道也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

而無信唯蔡於感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

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享蔡侯於申醉而

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弃疾帥

師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

侯獲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

何故不克然胖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

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祭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拯，不可沒振。景王、周王、襄弘

周大夫襄三十年，蔡靈侯般弒其君，歲在豕韋。至今十三年，復在豕韋，故知蔡凶。蔡近楚，故知楚將有之。然無德而享大利，所以壅積其惡。靈王弒立之年，歲在大梁，至昭十三年，復在大梁，故知楚凶。蓋美惡周必復，二國皆以此推之。蔡近楚，大國故常憾其不順從，憾同獲罪，謂弒父不能不德於民也。金木水火土五者，天將用之，必使之長茂以盡其力，至於敝而後為用，則其物力已竭，故無拯而不可沒振。沒振，沒而復振也。時晉衰不能救亡國，徒委之天，俟其自斃。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

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憇，謀救蔡也。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順楚，大而不德，天將弃蔡，以壅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荀吳能以不救蔡為恥，韓起素無遠畧，徒使請之楚而已。物無親，猶言物情不附。厥憇地，舊闕。狐父，晉大夫也。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犬子于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况用諸侯乎？王必悔。



之。隱犬子。靈公子。名有蔡。侯廬之父。殺之為牲。以祭

楚子城陳。蔡不羹。使弃疾為蔡公。今上蔡縣有蔡岡。疑即此

又定陵西北有不羹亭。定陵未考。餘詳見平王得國

十二年冬。楚子狩于州來。次于賴尾。使蕩侯潘子司

馬督蹕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

谿。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

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含鞭。與之

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竝事

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

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

在荆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

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

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

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

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

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

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

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

足畏也。又加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

王命剝圭以為鍼秘。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

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

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靈王務勝

帥大衆以出。而內無重臣居守。遂亂。潁尾。河南潁上縣。蕩侯等。楚五大夫。徐吳與國。故圍之。以備吳。復陶秦所遺羽衣。被帔同。以翠羽為飾。豹舄。以豹皮為履。執鞭以出。號令也。析父。楚大夫。子革。鄭丹字。夕。暮見去冠舍鞭。以敬大臣。熊繹。楚始封君。呂伋。齊丁公。牟衛康叔子。康伯。燮父。晉唐叔子。禽父。即伯禽。分。珍寶器。桃弧棘矢。以禦不祥。言楚在山林。少所出。故供於周者微。不與四國同。陸終氏生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故以昆吾為伯父。昆吾常居許地。故曰舊許。是宅。四國。陳蔡。二不羹也。劉炫據楚語。陳蔡與不羹為三國。止有一不羹。古四字。積畫以成。此云四。蓋三之誤。疑是子革。雖俱順焉。以谷。中亦微含諷意。鍼斧也。秘柄也。破圭。玉以飾斧柄。而請制度之命。如響。譏其順王如響應聲。無匡弼之忠。子革以已喻鋒刃。將摩厲以斬王之淫慝。倚相。楚史官名。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皆古書名。或云伏羲神農黃帝之書。為三墳。少昊顓頊高辛唐堯虞舜之書。為五典。八卦之說。為八索。九州之志。為九丘。穆周穆王。謀父。周卿。



士。析父。周司馬。世掌甲兵之賦。招其名。祭公方諫遊。行。故指司馬而言。此詩逸。一云祈招。詩名。猶徵招。角。招也。惜惜。安和貌。式。用。昭明也。式。軾通。金玉。狀其美好。形。猶象也。象其力而用之。盡也。言棄德與度。而過美。其車軾。盡民力而無厭也。王深感子革之言。不能勝其欲。以底難。傳引仲尼言。以傷之。竊謂度事至此。禍機已將齊發矣。雖自克。亦奚裨乎。且克已復禮。豈度所能。而夫子乃以望之哉。

十三年春。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弃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以入楚。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剽師。及訾。梁而潰。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芋尹申亥氏。丙辰。弃疾即位。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

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告之。使叛王。剽。截鼻也。訾。梁。楚地。尚。庶幾。區區。小天下也。

以上俱節。詳見楚平王得國。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

於荆焉。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隱大子

之子廬。歸于蔡。禮也。悼大子之子吳。歸于陳。禮也。冬

十月。葬蔡靈公。禮也。許。胡。沈。小國。道。房。申。故國。楚滅。之。為。邑。胡。南。直。隸。潁。州。有。胡。城。

房。河南。遂。平。縣。有。吳。房。城。荆。荆。山。在。湖。廣。南。漳。縣。西。北。八。十。里。廬。蔡。平。侯。吳。陳。惠。侯。禮。安。民。定。國。之。禮。

十九年春。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令尹子瑕。城郟。叔

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以持其世。而

已。陰。城。在。湖。廣。穀。城。縣。北。郊。河。南。郟。縣。遷。陰。城。郊。皆。僅。自。完。自。後。晉。楚。俱。衰。俱。不。復。爭。衡。矣。

### 晉失諸侯



襄公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平公不

徹樂非禮也禮為鄰國闕悼夫人晉平公母杞孝公姊妹禮諸侯絕期故以鄰國責之。母子一體焉有母喪之而子不徹樂者不以母子言而舉鄰國非情矣。

二十九年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

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

往子大叔見大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

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

是屏其弃諸姬亦可知也巳諸姬是弃其誰歸之吉

也聞之弃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

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平公不能尊周綏諸侯徒私厚母家為時所譏治理其地

脩其城知悼子名盈孟孝伯名羯子大叔名吉伯石名印文子名儀周宗諸姬也夏肄杞也斬而復生曰肆屏城也詩小雅言王者協和近親則昏姻甚歸附云猶旋旋歸之范獻子來聘拜城

杞也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弗盡歸也晉悼

夫人愠曰齊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公告

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晉是以

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得治

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

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

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

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

而焉用老臣治杞田使魯歸其所侵也。女叔侯名齊。夫人謂齊取貨於魯歸杞田不盡。先君

不尚取齊於地。下治之乎。叔侯以晉滅諸國。以致大。魯侵杞。不必治。且杞用夷禮。魯以懿親而事晉。盡恭。

何使魯歸杞。侵田之有。先。若當取治夫人。何用取我。

三十年二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

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

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

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

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是歲也。

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

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

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

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

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

虞。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

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為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為君復

陶。以為絳縣師。而廢其輿尉。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

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媮也。有趙孟以為大夫。

有伯瑕以為佐。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

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後

可。悼夫人以城其自出。故畢而食其城者。輿眾也。疑。年。疑其年而使之言。正月。夏正月。老人自始生至。

今凡得甲子如此季末也。末至今日也。凡六甲六十日。自甲子甲戌至癸未。凡二十日。故云三之一。史皆不知。故問於朝。師曠記是年古事。而知其年之數。史趙以亥字當其日之數。士文伯以長歷推之。而定其日之數。趙孟問知其為已屬。而謝不能用。使為復陶主君衣服。又兼縣師掌地域。辨其夫家人民。以與尉役孤老而廢之。此季武所稱多君子。未可以薄晉者。古交字。二畫在上。三人在下。故以二為首。以六為身。下其二。得二萬。如身。謂以三人為三六。如其三六。得六千六百六旬。下猶置也。如猶依也。因交畫似筭位。故假之以為言。而下如二字。亦用筭法之文。使積之局。以成其數。屬所分掌也。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為政者。其韓子乎。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晉君將

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既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又與季孫語。晉故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為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慝。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會。會澶淵也。偷。苟且也。韓子名起。樹善。預植善根。雖不害。秋九月己亥。孟孝伯卒。昭公元年。秋。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



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爲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蓀。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禱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禱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爲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

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為也已。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肸未之聞也。此皆然矣。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

公平久疾，故卜。實沈，臺駘，見于卜兆。崇，神禍。子產以博識聞，故因問之。高辛，帝嚳也。曠，林地。闕，商丘。宋地。大夏，晉陽。遷，徙封之。辰，東方蒼龍宿。參，西方白虎宿。主，主其祀。從其分野也。商人，湯先相土。唐人，堯後劉累等。累，遷魯縣。此在大夏。因，因其國而脩其祀。叔虞，唐季世之君。邑姜，武王妃。懷妊，曰震。大叔，成王弟。帝天，以唐君之名名之。既封于唐，為晉侯。故參為晉祀。實沈，其神也。金天氏，帝少皞。裔，遠也。玄冥，水官。昧，為之長昧。二子，惟臺駘能纂昧之職。宣，通也。汾，洧。二水，立障。波之使順也。大原，即晉陽。臺駘，居之。帝，顓頊。頊，沈。奴，辱黃四國。臺駘之後，為晉所滅。晉宜脩其祀。周禮，四曰：祭，祭為營，贊用幣以祈福祥。山川屬地，故地氣有垂。

則祭之。若臺駘者，日星天象，故天澤不時，則祭之。若實沈者，然二神雖為晉祀，而不能為君疾。君身自以失養致病，蓋形神不可太勞，尤不可太逸。故君子以三時勞其身，而以一時自養，所以節適宣暢其氣，不使之壅閉而不通。湫底而集滯，以致於羸瘠而筋骸是露也。神形相依，形弱則神亦衰，故心不精爽，百度昏亂。今一於淫樂，視日猶夜，則氣不宣節而疾也。又同姓相與，先美矣。美極則惡生，故內官不及，買妾必上。以遠同姓也。與別四時為二，皆古所慎。今君既壹之，又有四姬，犯是二戒矣。若於四姬，接御稀省，猶可。否則淫寵過度，必疾也。內官，嬪御。殖，長也。○叔向讓善，似矣。晉侯稱博物，而不知為其身之藥石也。惜哉！

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

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煩手淫聲，悒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悒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徵為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

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為蠱，穀之飛亦為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三三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  
秦產良醫，故晉求之。和，醫名。蠱，惑疾。公非蠱而惑於女，喪其志，如蠱也。良臣不能匡扶，將死而不為天所祐，和以樂喻，色之宜節。樂有五聲，宮商角徵羽，其相生大小之次，皆有節焉。先王所以成樂而用之，以節百事。其遲速本末，皆有倫序，以及於中。五聲固本以黃鍾為宮，然還相為宮，則其餘十一律皆可為宮。宮必為君，而不可下於臣。商必為臣，而不可上於君。角民徵事，羽物，皆以次降殺。其有臣過君，民過臣，事過民，物過事者，則不用正聲，而以半聲應之。是為五降。五降得其節，則八音克諧，無相奪倫，而可彈。若自五降

而後則非復正音如鄭衛之樂君子弗聽故不容彈  
周禮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光武使桓譚  
鼓琴而好其煩聲宋弘所惡者亦是也凡事皆如樂  
不可失節而至於煩煩而不舍必生疾矣君子琴瑟  
不去身者使為心之儀節動不過度豈以恇慢其心  
志哉天有陰陽風雨晦明六氣而五行實運於其中  
故降之而為味五金辛木酸水鹹火苦土甘發之而  
為色五辛白酸青鹹黑苦赤甘黃徵之而為聲五白  
商青角黑羽赤徵黃宮五味五色五聲皆所以養生  
而不可過淫淫則六疾生焉蓋天以六氣分而序之  
則成四時各得其節五行有所過則各以其類而為  
苗人稟其氣以生亦如之氣恒和平則無疾如陰淫  
其疾寒為中寒等症陽淫其疾熱為喘渴等症風淫  
其疾在末末四肢也為緩急等症雨淫其疾在腹為  
洩注等症晦夜也寢過節則心惑亂明晝也思慮  
煩多則心勞生疾女陰也陰中有陽其物屬火故為  
陽道在夜故時為晦淫於女則火熾於內心喪其神  
而為內執惑蠱之疾所謂陽淫晦淫也淫不節不時  
也其云良臣趙孟也不能改於君德實當其咎溺沉  
沒也文字也皿器也器受蟲害者為蠱穀積久變為

飛蟲亦名曰蠱易巽下艮上蠱巽為長女為風艮為  
少男為山少男而說長女非匹故惑是山木得風而  
落三者皆同類物類也○和之論通於天人之秘性  
命之微其關於君德治道非細也而晉之君臣視之  
平平焉其  
十二月趙孟卒  
餘見上卷

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

宣子各起公即位故來聘代趙武為政雖夏四月韓

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

侯晉侯謂之少齊謂陳無宇非卿執諸中都少姜為

之請曰送從逆班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

子之子逆女逆少姜別立號以寵異之曰少齊須公

族大夫無宇上大夫言齊畏晉故如此逆其班列以

為敬猶以為罪執之使有所易則人將忿憾而叔弓

為亂中都晉邑今山西介休縣有中都城

叔弓

聘于晉報宣子也。晉侯使郊勞。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為賓，徹命於執事，敝邑弘矣。敢辱郊使，請辭。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館。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已，卑讓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聘禮賓至近郊君使卿勞問之祿榮祿也詩大雅秋。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叔向言陳無宇於晉侯曰：彼何罪。君使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

求以貪國則不共而執其使。君刑已頗，何以為盟主。

且少姜有辭。冬十月，陳無宇歸。十一月，鄭印段如晉。

弔。晉侯過寵少姜其卒也聲動諸侯故魯公往弔將渡河而北又以私煩為嫌而辭之致服致送服前

執無宇猶未釋故叔向言之貪過多也言使不共果在齊亦非使人之罪頗不平辭謂請陳無宇之辭

三年春，王正月，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

趯見之，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為此來也。子大叔曰：將

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

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

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

已，無加命矣。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唯





懼獲戾。豈敢悼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二大夫退。子大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少姜卒。鄭使卿吊。且送葬。丙。趯。晉大夫。甚過禮也。王制。歲聘。閏朝。文襄朝聘之令。較之為簡。王制。諸侯之喪。士吊。大夫送葬。晉喪制較之為過。數列也。禮之列於適。繼室。復薦女。數等殺也。火。心星。心以季夏昏中而暑退。季冬旦中而寒退。君。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曰。寡君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官。焜燿寡人

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徼福於大公丁公。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君若不弃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縗絰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時晉雖失德。猶強齊以寵其女。為國幸。而復請之。繼適。嫡生也。言姑姊。非嫡也。若而人。不敢譽也。董。督。振。整也。嬪。嬙。內官。時晉以適夫人之禮。喪少姜。復以夫人之禮。繼之。餘見卿族廢興。田氏傾



齊 夏 晉 韓起如齊逆女 公孫薑爲少姜之有寵也 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 人謂宣子 子尾欺晉 晉胡受之 宣子曰 我欲得齊而遠其寵 寵將來乎 秋 七月 鄭罕虎如晉 賀夫人 張趯使謂大叔曰 自子之歸也 小人糞除先人之敝廬曰 子其將來 今子皮實來 小人失望 大叔曰 吉賤不獲來 畏大國尊夫人也 且孟

曰而將無事 吉庶幾焉 薑字子尾 擅寵於齊 公子公女 寵謂子尾 言遠子尾 則齊

不歸 糞治也 虎字子皮 餘見靈王之亂 賤非上卿也 孟張趯字 庶幾 或如趯言

七年 三月 公如楚 夏 晉人來治杞田 季孫將以成與之 謝息爲孟孫守 不可曰 人有言曰 雖有挈餅之知

守不假器 禮也 夫子從君而守 臣喪邑 雖吾子亦有猜焉 季孫曰 君之在楚 於晉罪也 又不聽晉 魯罪重矣 晉師必至 吾無以待之 不如與之 閒晉而取諸杞

吾與子桃 成反 誰敢有之 是得二成也 魯無憂而孟孫益邑 子何病焉 辭以無山 與之萊柞 乃遷于桃 晉人爲杞 取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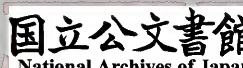
前女叔侯不盡歸杞田 今晉恨公如楚 故復治成 孟氏邑 本杞田 謝息 孟氏家

臣挈餅 汲者 喻小智爲人 守器 猶知不以借人 夫子謂孟僖子 從公子于楚 吾子謂季孫 亦將疑我不忠 閒

晉侯 晉閒隙也 桃邑 萊柞 二山

八年 春 石言于晉 魏榆 晉侯問於師曠曰 石何故言 對曰 石不能言 或馮焉 不然 民聽濫也 抑臣又聞之

八年 春 石言于晉 魏榆 晉侯問於師曠曰 石何故言 對曰 石不能言 或馮焉 不然 民聽濫也 抑臣又聞之



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虎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晉將衰而能人言魏榆晉地馮焉或有鬼神馮附于石性命也虎祁去絳西四十里臨汾水今山西曲沃縣境有虎祁宮子野師曠字詩小雅謂哀不能言者其言非不從舌以出但替而不信自病其躬哿嘉也嘉能言者雖非正言而順敘以聽自處安逸叔向以師曠緣問如流以轉終歸于諫故比以巧言與今說詩者

大異蓋深病晉侯崇侈而莫能諫故美曠如此四月叔弓如晉賀虎祁也游

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虎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大叔曰若何弔也

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蒙欺也可弔以崇侈晉將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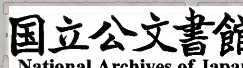
十年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鄭詳見魯與鄭莒之怨○戊子晉平

公卒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遂如晉九月叔

孫媯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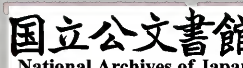
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餘見子產

國相十二年夏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公如晉至



河乃復取郟之役。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愁遂如晉。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許之。禮也。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伯瑕謂穆子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為焉？其以中，雋也。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穆子曰：「吾軍帥彊禦，卒乘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公孫佻趨進曰：「日旰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  
晉昭公之故諸侯偕朝，愁魯大夫時鄭簡公薨未終喪，故

辭享，晉許之以順孝子之情。如淮，如坻，如澠，如陵，皆狀其富。伯瑕，士文伯也。言中壺不足為雋異，何用言之。以自取其弱我之言。穆子言晉武勇不異於昔，齊將何所為乎。公孫佻，齊大夫。見主賓枝慎，故以君出。  
十三年夏，晉成虎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為取郟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鮒攝司馬。遂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大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次于衛地。叔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



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爲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唯君。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爲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

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弃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旣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閒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邾人莒人

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弃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不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饋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弃乎。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鄆之怒。以討魯罪。閒其二憂。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令諸侯日中造于除。癸酉。退朝。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

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爲請。諸侯靖兵。好以爲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脩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旣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子服湫

從晉平籍累世之盛築離宮過侈朝而見焉者皆心  
威服焉四千乘三十萬人鮒叔向弟攝兼官平丘衛  
地亦九張也言子產適宜大夫叔從善淫縱也鮒欲使衛  
患芻蕘而致賂屠伯衛大夫宇下猶言庇下請請止  
之受羹示不逆反錦廉也將及於禍未退而禁速  
也晉慮齊不受盟劉獻公以王卿士之重欲佐晉討  
齊齊復托用命以拒向舉王制歸於盟之不可已以  
要之國家百事舉而後興事須業而經常可守業須  
禮而次序可行禮須威而恭敬有度威須昭告神明  
而後信義著信義不著則弃威不威弃禮無禮無經  
無經無業則百事不成而國家敗矣故王制歲聘以  
識其職業三年而一朝以正班爵之義率長幼之序  
為講禮六年而一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為  
示威十二年而一盟以昭信義凡八聘四朝再會王  
一巡守盟于方嶽之下於好聘也於等朝也於衆會  
也於神盟也晉禮晉守先王之禮齊犧齊盟之犧牲  
求終恐如前云不終也叔向雖不以德命亦頗據禮  
其詞彊故齊懼而聽命間隙也旆大將之旗先日惟

建干旌不曳其旆次日復旆示將欲戰以恐之魯昭  
卽位與邾通好雖取莒鄆邾取鄆已從免於會惟取  
邾一事二國云朝夕伐又云不共晉貢皆魯故所謂  
讒慝弘多也蠻夷邾莒也僨仆也晉以牛自喻以豚  
喻魯南蒯子仲皆魯臣方內叛為魯憂故晉因以為  
魯間事見陪臣交叛邾莒杞鄆近魯素有怨鄆雖滅  
其民猶存併以懼魯不使與盟除地為壇以會盟  
甲戌盟癸酉朝先朝後盟也外僕掌次舍大夫張張  
幄幙諸侯會盟者衆稍後則地盡而無所張見子產  
每事敏於大叔承貢賦之次貢制以列之尊卑為輕  
重列尊則地廣故貢多唯天子畿內職卑而貢重鄭  
在甸服之外爵列伯子男不應出公侯之貢故以為  
無藝爭之必直而後已行理使人通聘問者藝極皆  
不成國也餘詳見魯與邾莒且競爭競陵海也何國  
以兵衆脅齊擯魯自謂威能加人而子產獨窺見其  
微知其偷貳不足畏也使齊魯亦有臣如之晉冬公  
威不早折哉吁叔向亦蓋倒施而逆行之耳  
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



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于

河。如晉請季孫。有不好於和好。有不順也。景伯文伯子。各彌年。季孫猶在晉。子服

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

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為夷棄之。使事齊

楚。其何瘳於晉。親親與大。賞共罰否。所以為盟主也。

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吾豈無大國。穆子告韓宣

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為夷執親。將焉用之。乃

歸季孫。惠伯名椒。穆子荀吳謚私。私與語。瘳差也。臣一主二。喻魯尚有齊楚也。楚滅陳蔡。見靈王

之亂。餘見魯與邾莒之怨。

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十五年冬。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平丘公不與盟。季孫得免。故往謝之。

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猶取鄭故。公為晉所執。諱不書。

○齊侯伐徐。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

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邾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

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

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

伯也夫。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

我肄。其是之謂乎。齊侮晉。有代興之志。故伐徐以始其事。蒲隧徐地。在今南直隸邳

州西。舊有蒲奴陂。甲父古國。山東金鄉縣。舊有甲父亭。徐人得其鼎。茲以賂齊。亢禦也。詩小雅戾。定也。肄

勞也。言周舊為天下宗。今乃衰滅。亂無止息。執政大夫離居異心。無有念民勞者。悼晉衰微。其諸臣異心。





不能憂民之勞苦也

○夏公至自晉

詳見卿族廢興

秋八月晉昭公卒

頃公

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

詳見卿族廢興

三十年夏六月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

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

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

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

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

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

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

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聞雖士大

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

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為禮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

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

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

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

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獻子名舒晉既衰微

故大叔有辭職貢常貢不虞意外之變若兵喪之類

豈忘共命言不敢忘共以所備御者多不及辦之耳

紼輓索也禮送葬必執紼不獲數不得備使以充數

底致也明致小國不能具備之情靈王喪事見晉楚

成爲定公三年冬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

質焉而請伐楚

蔡侯以表佩之故拘於楚三年故背楚請師于晉以伐楚詳見闔廬入郢

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

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

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瘧方起中山

不服弃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

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晉

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明日或旆以會晉於是乎

失諸侯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

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

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

共二徼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

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被社釁鼓祝奉以從於

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

焉公曰行也及臯鼬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

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

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

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

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為睦分

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

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

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卽命于周。是使之職事於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彛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精棨。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閭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姑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啓以夏政。疆以

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基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大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爲伯甸。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

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  
 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  
 將如之何甚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  
 於盟文公王官伯也晉人假王命以討楚中山鮮虞  
 正聲勢尤大竟以一賄捐之自是以後晉事不可為  
 矣析羽為旌王者游車之所建鄭私有之晉借觀  
 馬今賤人施之於旆以從會示卑鄭諸侯皆怒其蔑  
 禮子行敬子衛大夫知晉政不衷非從從行將取陵  
 也難難得宜噴爭謹煩亂也子魚他字本大祝又從  
 行是供二職也隸賤臣也祝守社稷國遷乃出師行  
 先後禱於社謂宜社於是殺牲以血塗鼓鞀為鬯鼓  
 則祝奉社主以從若朝會唯師從君旅從卿耳晉已  
 辭蔡不伐楚故他云爾衛侯用一臣言故必以行至  
 盟果有蔡先衛之議臯鼬在河南襄城縣境舊有城  
 臯亭他極陳先王封建同姓之義以折之云周初有  
 天下周公以明德見親故封魯至重魯公伯禽也大

路金路錫同姓諸侯車交能為旂周禮同姓以封璜  
 美玉封父古諸侯繁弱其大弓六族皆商之姓難  
 服故使就周受周公之法制以供魯公之職事陪重  
 也敦槃類受黍稷器亦軟血器珠玉為飾祝大祝宗  
 宗人卜犬卜史犬史凡四官備物備其所用儀物也  
 典策史官書冊之典官司百官爨器常寶之器商奄  
 國名與四國流言或迸散在魯皆令即屬魯懷柔之  
 時唯遣伯禽之國故皆付伯禽曲阜本少皞之虛既  
 康叔封衛少帛雜色帛也周尚赤故雜色為少精大  
 赤取染草名茂旆同通帛為旆析羽為旌皆大赤大  
 呂鐘名七族亦商之頑民吟塗所徑也畧界也武父  
 衛北界圃田鄭數名有闕衛受朝宿邑蓋近京畿相  
 上所受湯沐邑王東巡守以助祭太山眡季周公弟  
 司空授土陶叔司徒授民康誥封康叔之誥殷虛朝  
 歌也皆合魯衛也啓開也居殷故地因其風俗開用  
 其政疆理土地則以周法索法也既唐叔封晉密須  
 二國名闕鞏甲名姑洗鐘名懷姓唐之餘民一姓為  
 九宗者職官五正五官之長殷時五官居唐地為貴  
 姓因賜之唐誥封唐叔之誥逸夏虛大夏即大原也  
 因夏風俗開用其政大原近戎而寒不與中國同故

自以戎法。文與成康無兄。武王有兄伯邑考。亦無分國。此云伯唯以叔稱伯長。猶多亦甚詞。甚毒也。周公攝政。管叔蔡叔開導紂子武庚。毒亂王室。周公以王命殺管放蔡。蔡放也。後復以蔡之子胡為蔡侯。言不與三國同。五叔管叔鮮。蔡叔度。成叔武。霍叔處。毛叔。更小。是歷觀先制皆不以年貴。豈應獨反之。踐土召陵二會。經書蔡在衛上。與子魚所徵載書不同。未詳齊宋在鄭下。豈周之宗盟異姓為後耶。畧規畫也。竊謂先王用人。以天下為慮。固唯賢唯德矣。然彛倫長幼之序。天所命也。豈得一不論哉。周制於此。必有以盡義其間者。長弘特奪於子魚之善詞。而不之考歟。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

五年夏歸粟于蔡。以周亟。矜無資。歸魯歸之。亟。急也。

六年二月。公侵鄭。取匡。為晉討鄭之伐胥靡也。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胥靡。周地。周儋翻。因鄭人以作亂。鄭為之伐胥靡。故晉使魯討。

之。勝而獻其俘。匡。鄭地。河南睢州城西有匡城。餘見陽貨之亂。○秋八月。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

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唯君亦以我為知難而行也。見溷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縣上。獻楊楯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為也。已。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宋自文公初伯。首服事焉。至此諸侯多二。宋猶獨事。



之故。祁以此言於君，不得辭使。寅知晉政多門，往必有難。使祁立後而行，溷祁子見於君，立以為後也。植干櫓，以楊木為之。寅知范氏必怨，將得禍，故云賈禍而為國死。後必得志，獻子果以祁比趙氏，譖而執之。

七年秋，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于衛。衛侯欲叛晉，諸

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

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晉伯兩世始能服鄭，今鄭叛而衛侯亦欲

叛，恐違眾，故陰使齊執結以懼之。瑣，即沙鹹，衛地，北直隸開州有鹹城，沙大名縣境，舊有沙亭。齊國

夏伐我。齊叛晉而魯猶事晉，故也。餘見陽虎之亂。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

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

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中頰，殪。顏

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師退，冉猛偽

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侵齊報其伐，攻門坐列，見魯士無鬪

志，顏高魯人，六鈞百八十斤，古稱重，故以為異。疆，子鉏，齊人，斃，仆也。高雖偃仆，尚射鉏令死，言其多力，善射，殪，死也。顏息，魯人中眉而言目，謙以自矜，冉猛亦魯人，既先歸，其兄會詐以殿，誑眾，皆見魯無軍政。

○二月，趙鞅言於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其使，

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將歸樂祁，士鞅曰：

「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宋必叛晉。」獻子私謂子梁曰：

「寡君懼不得事宋君，是以止子。子姑使溷代子，子梁

以告陳寅，陳寅曰：「宋將叛晉，是弃溷也，不如待之。」樂

祁歸，卒于犬行。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

焉乃止諸州

獻子士鞅子梁樂祁犬行山在今山西絳縣東北州晉地○趙鞅心雖私而

言實公也士鞅之言詩而狼矣○公侵齊攻廩丘之

晉侯一不別焉其為君也虛矣郭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遂毀之主人出師奔

陽虎偽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猛逐之顧而無

繼偽顛虎曰盡客氣也苦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

州之役獲馬名之曰陽州夏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

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

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晉師將盟

衛侯于鄆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

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温原也

焉得視諸侯將軟涉佗拔衛侯之手及挽衛侯怒王

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

事而受此盟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

次于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詬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

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

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為質

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

縶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為

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

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

宋火正傳易書卷之六

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魯為晉廩丘，山東范縣有廩丘城，郭也。衝攻車馬，褐馬衣，毀其郭，師奔，暫避主也。陽州之役，猛先歸，故虎佯不見，以必敗激之。猛因逐廩丘人，尋復自顛，故虎又譏其非真勇。苦越季氏臣獲焉，獲其俘也。名子陽州，以自志其功。齊伐我，以報二侵。故晉救我，互衛地。河南，昨城縣，舊有瓦亭。獻子，士鞅簡子趙鞅中行文子荀寅禮，卿執羔，大夫執鴈，魯同之。此見士鞅為政，獨執羔，始知執羔之尊。晉師自互還，就衛地盟。前年衛叛，晉屬齊，簡子意欲因盟，催辱之。佗，何？晉二大夫盟，禮卑者執牛耳，尊者泣之。衛侯與晉大夫盟，自以當尊，故請晉執之。何以衛同晉屬邑，不得從諸侯禮？佗又後衛侯之手，上及掩，故公怒其大夫賈，進言無禮，已甚，不可受盟。歸而共設詭謀，以重激國人，使怒必叛。晉始已，溫原，晉邑。按，捉持之也。掩，腕同，掌臂交。曲處，信猶明也。詭，辱也。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卜嗣，卜可嗣其位者。

年報伊闕也。遂侵衛。九月，師侵衛。晉故也。

桓公周卿士六年鄭

伐周闕外，晉為周報之。魯猶事晉，故為侵衛。

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

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

大心辭不往，乃使巢子梁樂祁也，餘

見宋向

○秋，齊侯伐晉夷儀，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

以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雷下。東鄙書讓登，犁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書左，彌先下。書與王猛息猛曰：我先登。書斂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靳。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



氏卜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圍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禚媚杏于衛齊侯賞犁彌犁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皙憤而衣狸製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吾貺子公賞東郭書辭曰彼賓旅也乃賞犁彌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敵無存者以五家免乃得其尸公三禚之與之犀軒與直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親推之三

衛從齊故齊為之伐晉儀夷無存齊士父為娶婦乃以讓

弟而欲立功於晉歸娶高國二貴族以自高及先登入城以後兵不繼鬪死雷門屋雷無存死書彌繼之登城非眾所樂故書讓眾使後而已先登犁彌從之登恐書先下入城詐謂書讓眾而立於城左已讓眾而立於城右必眾盡登而同下書誤從彌言左行彌遂自先下亦讓也王猛亦齊人戰訖共止息猛以先登為己功書斂甲起將擊猛言曩與晉為難今又與猛為難猛不敢與爭言已從書如驂馬之隨斬古人車四馬夾轅二馬謂服兩首齊其外二馬謂駮首差退斬服馬之當首皮也中牟即河南中牟縣五氏晉地在中牟北晉以千乘救夷儀屯兵中牟而齊侯在五氏衛侯往助之道經中牟畏晉故卜龜焦兆不成為凶衛侯以前辱忿甚不復顧卜欲以身當五百乘褚師圍本衛臣先奔中牟有故主心以衛君在難勝齊師恃勝而驕將非卿書彌等皆賤晉從之果敗齊獲車五百乘齊猶以禚媚杏三邑謝衛意師雖後敗猶賞夷儀之功先及彌彌以讓書而詳書之狀與冠服以為信故賞書書又言彼若賓旅之讓我而先登彼之功也故仍賞彌皙白皙憤以巾髮不冠而憤狸製狐皮之衣又嘉無存戰死以賞搆其尸五家免免

春秋左傳卷之六 齊人伐衛 齊師圍衛 齊師敗之 齊侯致禚媚杏于衛 齊侯賞犁彌 犁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 皙憤而衣狸製 公使視東郭書 曰乃夫子也 吾貺子 公賞東郭書 辭曰彼賓旅也 乃賞犁彌 齊師之在 夷儀也 齊侯謂夷儀人曰 得敵無存者 以五家免 乃 得其尸 公三禚之 與之犀軒 與直蓋 而先歸之 坐引 者以師哭之 親推之三

五家供役也。既得而盡其寵禮哀恤之意。三遂。三加。遂衣。犀軒。卿車。直蓋。高蓋。坐。膝坐。引者。挽喪人。以停喪車。而君方盡哀。復親推其輪。三轉。故皆不敢立。傳見齊師和。而景公銳於圖伯。○時晉固微矣。而齊亦將移於田氏。景國嗣不定。而復亟焉。以圖伯。何其耄哉。

十年春。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至此魯亦叛晉。

夾谷。山東淄水縣。有夾谷山。餘見孔子仕魯。 ○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初

衛侯伐邾。鄆午於寒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燔。及晉

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於衛西門。殺人於門中。曰。請

報寒氏之役。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啓

門。亦以徒七十人。旦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日

中。不啓門。乃退。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

何。於是執涉佗。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

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弃禮。必不鈞。詩曰。人而

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邾。晉邑。午。邑大夫。

助齊伐五氏。宵燔。午。衆宵時靡散也。步左右。步行於門之左右。示無恐。如植。立如木之植。以示整。午以殺

人。雪恥為勇。佗以使衛不敢出敵。為尤勇。叛故。見前不鈞。言必見殺。不得與人均。詩。靡風。遄。速也。○佗何

辱衛侯。奉趙鞅意。今罪二人。而不及鞅。時晉權已在私門。不可以政刑論矣。

十一年冬。及鄭平。始叛晉也。

十二年夏。衛公孟彊伐曹。克郊。還滑羅。殿未出。不退

於列。其御曰。殿而在列。其為無勇乎。羅曰。與其素厲

寧為無勇。彊。孟繫子。郊。曹邑。滑羅。衛大夫。殿。宜在軍後。師未出曹境。不退在行列。故其御以為

無勇。羅言每振勇以虐鄰。不如無勇者安靖之。素平素也。蓋知曹之必不能追。而惡衛之黷兵為國害耳。

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鄆氏。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銳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皆斂諸大夫之軒。唯邴意茲乘軒。齊侯欲與衛侯乘。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

鄆氏。山東鉅野縣西南。舊有鄆亭。二君以師伐晉。已次鄆氏。以為之援。景公意盛。唯其臣邴意茲見與之合。故獨寵異之。而斂諸大夫車。以示罰。又與衛侯共乘。宴飲。先駕乘廣。載甲於其上。諫使人告曰。晉師至。而謂衛侯曰。比及君駕之至。恐緩。請以已。

車。備馬。乃被甲。共衛侯乘。驅之。使赴敵。以無敵而止。見齊侯銳而輕。

十五年夏。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齊侯衛侯次于蘧

拏。謀救宋也。

老丘。宋地。今河南陳留縣有老丘城。宋公子地奔鄭。鄭為之伐宋。欲取地以處之。事見宋桓魋之亂。蘧拏。宋地。二國謀救而不果。

哀公七年春。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

鄭自定七年叛晉。與衛齊盟于

曲濮。無傳。晉師侵衛。衛不服也。

五年晉伐衛。至今未服。

九年春。鄭武子賸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

許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鄭

師哭。子姚救之。大敗。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使

有能者無死。以邾張與鄭羅歸。

賸。即罕達。謚武子。字姚。其嬖名許瑕。雍

丘宋邑。今為河南杞縣。賸欲取之。以與瑕。其隙反。被宋圍。宋作壘。塹成。輒徙舍。合其圍。鄭師知不得出。故哭。賸往救。又敗。故宋遂取其師。命夏宋公伐鄭。秋。生其能者。將用之。郊張。鄭羅。其能者。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占諸史。趙史墨。史龜。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敵。不可干也。炎帝為火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鄭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三三之需。三三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

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

宋伐鄭。報雍丘也。鞅將救之。而畏宋。故卜。遇水適火。水火

之兆。以占之三史。龜言火陽。得水則沈。是陽沈於陰。兵陰類也。故可以興師。姜。火師之後。火弱。故伐姜則利。子商姓。屬水。故伐商不利。姜。齊姓。宋商後。墨言鞅姓。盈。水盈則行。故盈為水名。宋姓。子。又得北方水位。二水俱盛。故不可干。炎帝。即神農。有火瑞。故為火師。而火名。姜。神農之後。水適火。故勝之。可伐姜。趙言既盈。而得水。位。故如川之流。其流波盛。故不可游。鄭以嬖寵。伐人。為有罪。救鄭。則伐宋。故不吉。易。乾下坤上。泰。乾下坎上。需。泰六五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帝乙。紂父。五為天子。故曰帝乙。陰而得中。有似王者。嫁妹。得如其願。受福祿而大吉。微子為帝乙之長子。今卜。得帝乙卦。故以為宋吉。宋鄭為昏姻甥舅之國。亦不須為鄭伐宋。吉在宋。則伐之。為不吉。四占皆不可。故止。

十年夏。趙鞅帥師伐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於此。起兵事。不再令。卜不襲吉。行也。於是乎取犁及轄。

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鞅謂往歲卜伐宋不吉。賴

也。襲重也。犁。轅。高唐。賴。皆齊地。

二十年春。齊人來徵會。夏。會于廩丘。為鄭故。謀伐晉。

鄭人辭諸侯。秋。師還。十五年。晉伐鄭。無傳。○晉自文公始。伯。雄

歷百二十餘年。大為王室中國所賴。其衰也。猶能奔子朝。定敬王。城成周。以延文武之祚。誠無負乎成王封建。母弟之意矣。及其君偷淫。其臣專橫。而競冒於貨賄。不卹國勢之日微。以至內攜外叛。不復振焉。而天下兵爭如蝟毛。戰國之形兆矣。荀寅范鞅諸臣。侵欲之罪。可勝誅哉。後之有天下國家者。不務崇獎廉節之臣。而痛嚴貪墨之誅。其殆惡治安而自趣之於亂亡也歟。若宋衛鄭。皆固事晉無貳。而必迫之使叛。自古貪人之敗人國事也。類如此。詳讀臧哀伯郟鼎之諫。有味乎。有味乎。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六 終

